





新刊韻語陽秋卷第八

丹 楊 葛 立方 常之

蘇武李陵在武帝時同為侍中金蘭之義素篤武拘  
於匈奴明年而陵始降雖逆順之勢殊悲懼之情  
異然朋友之誼此心常炯也觀陵海上勸武使  
降之言非不切至而武之所以告陵者不過明吾  
忠義之心而已而未嘗一語及陵之叛若告衛律  
者則不然盡辭詬詈歸之於不忠不臣之科而此  
以節義臨之幾使惡死此亦可以見於陵厚也後  
武得歸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



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可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  
卿故李太白蘇武詩云日閉飲月窟冰飢浪天上雪  
東還沙塞遠北愴河梁以泣把李陵衣相看淚成  
血蓋亦是意爾

張祐觀狄梁公傳詩云失留廷廬陵厄乘時武后尊五  
丁扶造化一柱正乾坤而山谷有鯨波橫流砥柱  
虎口舌國宗臣之句可謂善論仁傑者余謂仁傑  
不畏武后羅織之獄三伏之夷強犯逆鱗敢以廬  
陵王為請者非特天資忠義亦以先得武后之心  
故也且張易之昌宗后之嬖臣也欲歸廬陵事大

體重非二嬖之言后孰信之吉頊能以危言撼二  
嬖陳易弔為賀之計故二嬖敢從容以請而后意  
遂定於是仁傑之諫得行卒之遺徐彥伯迎廬陵  
王於房州者由仁傑之言也故史援呂溫之言稱  
之曰取日虞淵洗死咸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鳴  
呼仁傑其忠且賢哉按仁傑傳始后欲立武三思  
而李昭德傳乃云洛陽人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為  
皇太子昭德力爭今考三思本傳不載為皇太子  
之說而承嗣傳云洛州人請立承嗣為皇太子岑  
長倩格輔元皆事不從而不及昭德豈有抵牾耶



漢元帝時汝恭石頭用事京房劉向皆深嫉之嘗上書力詆蓋薰猶冰炭不能以共處理之必然也然房欲淮陽王為已助代王作求朝奏章向令外親上疏謂小人在朝以砒之地動雖嫉惡之心切然於忠實亦少貶矣使二三果輸忠於漢當明目張膽論至再三可也何假為身謀而假之於他人哉故荆公詩云京房劉向各稱忠詔獄當年迹自窮畢竟論心異恭顯不妨迷國略相同後之論人物者儻取其心而略其迹則善矣

東漢李固忠直鞭亮志在許國不為身謀爭立清河

遂忤梁冀以致身首異處當時有提鉢上章乞收固尸如汝南郭亮者有星行至洛守衛尸喪如陳留楊羗者亦可見固以忠獲罪矣唐李華嘗觀黨錮傳撫卷而悲之且作詩曰古墳襄城野斜徑橫秋陂况不禁樵采茅莎無子遺嗚呼生不保能其身死又不能保其藏骨之地天之不相善人何至是耶梅聖俞詩云後家誅黨人誰與李杜死 者有范滂其母為之喜 死名愈彰生榮同犬豕故史臣以胡廣趙戒為糞土而馬融真犬豕也司馬遷游江淮汶泗之境紬金匱石室之書而作史



記上下數千年殆如目覩可謂孤拔初遭李陵之  
既不肯引決而甘腐刑者實欲效離騷呂覽說難  
之書以摠憤悱故荆公詩云嗟子刀鋸間悠然止  
而食成書與後世憤悱聊自釋觀史記評贊於范  
睢蔡澤則曰二子不相克烏能激乎於季布則曰  
彼自負才故受辱而不羞於虞卿則曰虞卿非窮  
愁則不能著書以自見於伍員則曰隱忍以就功  
名至於作貨殖游俠二傳則以家貧不能自贖左  
右親戚不為一言而寄意焉則荆公釋憤悱之言  
非虛發也

老杜高自稱許有乃祖之風上書明皇云臣之述作  
沈鬱頓挫楊雄枚臯可企及也壯遊詩則自比於  
崔魏班楊又云氣劇屈賈壘目短曹劉墻贈年左  
丞則曰賦料楊雄敵詩看子建親甫以詩雄於世  
自比諸人誠未為過至切比稷與契則過矣史稱  
甫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豈自比稷契而然耶  
至云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爭  
守御床其忠蓋亦可嘉矣

文選載王粲公讌詩注云此侍曹操宴也操未為天  
子故云公讌耳操以建安十八年春受魏公九錫



之命公知衆情未順終其身不敢稱尊而蔡詩已  
有願我賢主人與天享巍之語則蔡豈復有心  
於漢耶蔡常說劉表之子琮曰曹公人傑也將軍  
卷甲倒戈以歸曹公長享福祚萬全之策也厥後  
操以蔡為軍謀祭酒則以腹心委之矣

陸希聲隱居宜興君陽山今金沙寺其故宅也自著  
君陽山記叙其景物亭館如輞川尚可得其髣髴  
初僧誓光從希聲授筆法繼以善書得幸於昭宗  
希聲祈使援已以詩寄之云筆下龍蛇似有神天  
地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湖泝泝

人遂得召隱操善不足觀也嘗著易傳十卷觀其  
自序以謂夢在大河之陽有三人偃卧東首上伏  
犧中文王下孔子也以易道界予遂悟八卦小成  
之位質之象數有符契且云今年四十有七已及  
聖人之年於是作易傳以授門人崔徹王贊之徒  
復自為注今觀其書無可取者而恠誕如此其人  
亦可知後避難死於道路蓋不能終君陽之居也  
荆公作商鞅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  
行余切疑焉孔子論為君難有曰如其善而莫予  
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予違也不幾乎一言



而喪邦乎蓋人君操生殺之權志在使人無違於我其何所不至哉商鞅助秦為虐而乃稱其使政必行何耶後又有謝安詩云謝公才業自超羣談長清談助世紛秦晉區區等亡國可能王衍勝商君則知前篇有激而云也杜子美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則知所去取矣

謝靈運在永嘉臨川作山水詩甚多往往皆佳句然其人浮躁不羈亦何足道哉方景平天子踐阼靈運已扇搖異同非毀執政矣暨文帝召為祕書監

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而王曇首王華等名位踰之意既不平多稱疾不朝則無君之心已見於此時矣後以游放無度為有司所糾朝廷遣使收之而靈運有韓仁子房奮秦帝魯連耻之詠竟不免東市之戮而白樂天乃謂謝公才廓落與世不相遇壯志鬱不用須有所洩屢洩為山水詩逸韻諧奇趨何也武帝文帝兩朝遇之甚厚內而卿監外而二千石亦不為不逢矣豈可謂與世不相遇乎少須之安知不至黃散而編蹠至是惜哉其作登石門詩云心契九秋籛日翫三春萸居常以待終處



順故安腓不知挑墟之洩能處順乎五羊之既能  
待終耶亦可謂心語相違矣

揚雄之迹曲諂新室議之者衆矣此置而不論雄之  
心如何哉觀法言之書似未明乎大道之指也王  
荆公乃深許之何耶詩云寥々鄒魯後於此獨先  
覺又云儒者陵夷此道窮乎秋止有一揚雄又云  
道真沉溺九流渾獨沂顏波討得源又云子雲平  
生人莫知上者乃獨稱其辭今尊子雲者皆是得  
子雲心亦無幾近以聖人許雄也東坡謂雄以艱  
深之辭文淺易之說與公矛盾矣

宋彭城王義康忌檀道濟之功會文帝疾動乃矯詔  
送廷尉誅之故時人歌云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  
州當時人痛之蓋如此柰何王綱下移主威莫立  
洎魏軍至瓜步帝方登石頭以思之又何補哉劉  
夢得嘗過其墓而悲之曰万里長城壞荒雲野草  
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浮鳩蓋傷痛之深雖歷三  
百年而猶不泯也

馬少游常哀兄援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  
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  
贏餘但自苦爾故接在浪泊西里當下潦上霧毒



氣薰蒸仰視飛鳶結七在水中之時輒思其言以謂念少游語何可得也。汨武陵五溪蠻作亂劉尚軍沒而援貪進不止方以據鞍嬰鏢被甲請行遂抵壺頭之困劉夢得經山波神祠詩有一以功名累翻思馬少游之句可謂名言矣。壺頭在武陵當是夢得為司馬時經歷故篇首言蒙篁竹下有路上壺頭

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虵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此司馬遷之說也。文王至儲溪見呂尚釣上得玉璜

刻曰姬受命呂佐檢德合於今昌來提此尚書大傳之說也。太公釣於滋泉文王得而王此呂不韋之說也。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初下得鮒次得鯉刺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於齊此劉向之說也。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吳曰盍歸乎來由文王至於孔子五下有餘歲若太公望則見而知之此孟子之說也是數說者皆言天產英輔以吳周蓋非祿之佐命者之可擬也。而司馬遷乃撫或著之論謂西伯拘羑里與宜生閱天招呂尚求美女奇物獻於紂而贖西伯西伯既脫三人有陰謀



修德以傾商政此豈所以待太公哉歐陽詹云論  
兵去商詹講德與周道若沽未遇時何吳斯川老  
余比赴官宜春於壽昌道中見壁間題一詩云漁  
翁何事亦從戎變化神奇抵掌中莫道直釣無所  
取渭川一釣得三公一以為傾商政一以為釣三  
公皆非知聖賢者

唐淄青李師道倚蔡為重蔡行兵不執洎蔡平師道乃  
始震悸憲宗命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於是六節度  
之兵與矢攻劉夢得嘗為天齊行二篇以快李師  
道之死夫師道猖獗狂悖反噬其主人怨神怒豈

能居覆載之中乎然夢得云牙門大將有劉生夜  
半射落掩捨星入云泰山沉寇六十年旅祭不饗  
生愁烟今逢聖君欲封禪神使陰兵來助戰夫劉  
悟本軍之將也方為師道屯陽穀以當魏博乃倒  
戈以攻其主泰山本土之神也福其地而乃以  
陰兵助敵則人怨神怒可知矣將叛其君神叛其  
主豈非以此怨者以此終乎天之所報速矣

唐明皇時陳希烈為左相李林甫為右相高適各有  
詩上之以陳為吉肅子房以李為傳說蕭何其比  
擬不倫如是陳詩云天地莊生馬江湖范蠡舟道



遙堪自樂浩蕩信無憂則無意於依陳上李相詩  
云莫以才難用終期善易聽未為門下客徒謝少  
微星則有意於干李按希烈傳林甫顓朝以希烈  
柔易乃薦之共政則權在林甫而不在希烈故適  
不依陳而干李也

余觀漁父告屈原之語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  
世推移又云衆人皆濁何不濯其泥而揚其波衆  
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醪此與孔子和而不  
同之言何異使屈原能聽其說安時處順實得喪  
於度外安知不在聖賢之域而仕不得志猶急禡

躐其葬江魚之腹也命者肯如是乎故班固謂露  
才揚已忿懣沈江則魏謂依彭咸之遺則者猶狹  
之志也揚雅謂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孟郊云  
三黜有愠色即非賢者摸孫命云道廢固命也何  
事葬江魚皆貶之也而張文潛獨以謂楚國茫  
盡醉人獨醒唯一靈均哺糟更使同流俗漁父  
由來亦不仁



韻語陽秋卷第九

丹陽葛立方常之

徐師川詩云楚漢紛爭辨士憂東端那復割鴻溝鄭君立義不名藉項伯胡顏肯姓劉謂項伯藉之近族乃附劉而背項鄭君已為漢臣乃違漢而思楚也余嘗論之曰方劉項之勢雌雄未決也其間豈無容容狡詐之士首鼠兩端以觀成敗而為身謀者乎項伯是也其意以謂項氏得天下則吾嘗以宗族從軍畫策定計豈吾廢哉劉氏得天下則鴻門之會吾嘗舞劍以蔽沛公矣廣武之會吾嘗勸



勿烹太公矣劉氏豈吾廢哉高祖之封項伯殆以此也至鄭君則不然事籍上死屬漢高祖今諸故楚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乃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觀此則鄭君與項伯賢佞可見高祖或逐或封皆徇情之好惡則知戮丁公者一時矯激之為也王儉七志曰宋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謝瞻所賦冠於一時今載於文選者是也其曰鴻門銷薄蝕陔下墮提滄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肇允契幽叟讎飛指帝鄉則子房輔漢之策盡於此數語矣王荊公云素書一卷天與之穀城

黃石非吾師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項羽如嬰兒從來四皓招不得為我立棄商山芝亦用此數事而論議格調出瞻數等東坡論子房袖槌之事以謂良不為伊呂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余觀之此良少年之銳氣未足以咎良也圮上授書之後所見豈前此哉

左太冲陶淵明皆有荊軻之詠太冲則曰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淵明則曰惜哉劍術疎竒功遂不成是皆以成敗論人者也余謂荊軻功之不成不在荊軻而在秦舞陽不在秦舞陽而在燕太子舞



陽之行軻固心疑其人不欲與之共事欲待它客  
與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軻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  
愴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膏刃秦庭當時固已惜  
之然集之於義雖得秦王之首於燕亦不能保終  
言也故揚子云荆軻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  
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廉也焉可謂之義也可  
謂善論軻者

盜殺武元衡也白樂天為京兆掾初非言責而請捕  
盜以必得為期時宰惡其出位坐賦新井篇逐之  
九江故因聞琵琶乃有天涯流落之感至於浹濕

青衫之上何憊如此哉先文康公嘗有詩云平

生趣操號安恬退亦怡然進不貪何事潯陽恨遷  
謫輕將清淚濕青衫又云及泉曾改莊公誓勝母  
終回曾子車素纒銀床堪浹墮更能賦詠獨何如  
李義山詩云本為晉侯慕赤松漢廷方識紫芝翁蕭  
何只解追韓信豈得虛當第一功是以蕭何功在  
張良下也王元之詩云紀信生降為沛公草荒孤  
壘想英風漢家青史緣何事却道蕭何第一功是  
以蕭何功在紀信下也余謂炎漢創業何為宗臣  
高祖護指蹤之喻盡之矣它人豈容議耶



韋蘇州睢陽感懷詩曰宿將降賊庭儒生獨全義  
宿將謂許遠儒生謂張巡也蓋當時物議以為巡  
死而遠就虜疑遠畏死辭服於賊故應物云爾  
韓愈嘗有言曰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  
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斯言得矣巡死後  
賊將生致遠於偃師遠亦以不蚤死則是遠亦終  
死賊也

三良以身殉秦繆之楚黃鳥之詩哀之序詩者謂國  
人刺繆公以人從死則咎在秦繆而不在三良矣  
王仲宣云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臨沒要之死

焉得不相隨陶元亮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  
是皆不以三良之死為非也至李德裕則謂社稷  
死則死之不可許之死欲與梁丘據安陵君同譏  
則是罪三良之死非其所矣然君命之於前而衆  
駁之於後為三良者雖欲不死得乎唯柳子厚云  
疾病命固亂魏氏言有章從邪陷厥父吾欲討彼  
狂使康公能如魏顆不用亂命則豈至陷父於不  
義如此哉東坡和陶亦云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  
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似與柳子之論合而  
過秦繆墓詩乃云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



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徇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  
田橫則又言三良之殉非繆公之意也

唐大和末閻尹恣橫天子以擁虛器為耻而元和逆  
黨未討帝欲夷絕其類李訓謂在位操權者皆碌  
碌獨鄭注可共事遂同心以謀己而殺陳宏志於  
青泥驛相繼王守澄楊承和韋元素王踐言皆不  
保首領又斲崔潭峻之棺而鞭其尸剪除逆黨幾  
盡亦可謂壯矣意欲誅宦尹乃復河湟歸河朔諸  
鎮天子向之鄭注雖招權納賄然出節度隴右欲  
因王守澄之藥乘驛宦臨送以鎮兵悉誅之謀亦

未必不善會皇子訓先五日舉事遂成其露之既世  
以成敗論人物故訓注不得為忠至李德裕謂不  
可與徒隸齒亦太甚矣按唐史李甘與李中敏皆  
嘗論鄭注不可為相故甘有封州之謫而中敏有  
潁陽之歸社牧之贈其詩云大和八九年訓注極  
虓虎吾君不以自覺二克日威武喧上皆傳言明辰  
相登注和鼎一餽子云我死有處所明日詔書下謫  
斥南荒去又古詩贈中敏詩云元禮去歸緱氏學江  
充來見大臺言曰曲突徙薪人不會海邊今作釣魚  
翁蓋深痛二公之言不行而訓注得恣其謀也蓋



當是時仇士良竊國柄勢焰熏灼士大夫於議論之間不敢以訓注為是以賈穀身之既故牧之之詩如此嗚呼東漢之季柄在宦官陳蕃之徒以忠勇之資謀殪其黨而事亦不遂史載其名殆如日星而訓注以當行士夫畏攝士良筆遂加以姦亮之目而史亦以公亂人萬世之下無以自白其深可痛哉余家舊藏甘露野史二卷及乙卯記一卷二書之說特相矛盾甘露野史言上令訓等誅宦官事覺反為所擒而乙卯記乃謂訓等有逆謀蓋甘露史出於朝廷公論而乙卯記附會士良之私

情也乙卯記後有朱實跋尾數百言以乙卯記為非是其說與野史同余故表而出之

杜牧之集有李給事詩二首其中有紛紜白書驚千古缺鑽朱殷幾一空之句謂鄭注甘露之事也又有可憐劉校尉曾訟石中書之句牧之自注云給事曾忤仇士良人遂以為給事者李石也余嘗攷之李石雖嘗為給事然劾鄭注之事史所不載雖載語言悞仇士良然亦在石拜相之後石既拜相則牧之詩題不應以給事為稱其非李石明矣當時唯李中敏與牧之厚善嘗因旱欲乞斬注以



申宋申錫之寃帝不省遂以病告歸潁陽今牧之  
詩有元禮去歸緱氏學之句牧之自注云因論鄭  
注告歸潁陽又史云注誅遷給事其後仇士良以  
開府蔭其子中敏曰內謁者安得有子士良慙恚  
由是復棄官去由是論之則是中敏無疑矣

杜牧之作李和鼎詩云鵬鳥飛來庚子直謫去日蝕  
辛卯年由來在死賢才士消長相持勢自然蓋言  
鄭注事也方是時和鼎論注不可為相旋致貶責  
故牧之作詩痛之如此議者謂辛卯年在憲宗之  
時而憲宗未嘗謫李其李其仕文宗之時而文宗

時無辛卯也豈牧誤乎余坦以牧之所云非謂實庚  
子辛卯也鵬集於舍班固曰百族子之日日有蝕之  
詩人有辛卯之諫借是事以明李其之寃爾

唐穆宗時令狐楚為相為景陵使以備錢獻羨餘怨  
聲係路致有衡州之貶觀發潭州寄李罕常侍詩  
云君今待紫垣我已墮青天委廢從茲日旋歸在  
幾年又有答竇鞏中丞詩不句云何年相贈答却  
得在中臺亦可見其去國慘傷之情矣孔子曰苟  
患失之無所不至其楚之謂乎觀其露之事則可  
見矣當是時也王涯等被繫神策仇士良白涯與



李訓謀逆將立鄭注楚時以舊相在闕下文宗召  
楚至帝對楚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耶楚曰  
然涯誠有謀罪應死嗚呼觀望腐夫闖人而誣實  
入於死地楚忍為是乎其路野史乃言尚賴舊相  
令孤楚獨為辨明若以史而證則野史之言未必  
公也

安祿山反求王璘有親江左之意子湯勸其取金陵  
史稱薛瑒李臺卿等為璘主而不及李白白傳  
止言求王璘辟為府僚璘起兵遂逃還彭澤審爾  
則白非深於璘者及觀白集有求王東巡歌十一

首乃曰初從雲夢開朱郎更取金陵作小山又云  
我王樓艦輕秦漢却似天皇欲度遼若非贊其逆  
謀則必無是語矣白既流夜郎有書懷詩云半夜  
水軍來尋陽蒲旌旛空名適自悞迫脅上樓船從  
則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讎謫夜郎天  
宋中丞薦白啓云遇求王東巡曾行中道乃用白  
述懷意以收拭其過爾孔巢父亦為求王所辟巢  
父察其必敗索身潛遁由是知名使白如巢父之  
計則安得有夜郎之謫哉老杜送巢父歸江東云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其序云燕星



李白恐不能無微意也

韻語陽秋卷第九

韻語陽秋卷第十

卅陽

葛

立方

常之

李白樂府三卷於三綱五常之道數致意焉慮君臣之義不篤也則有君道曲之篇所謂軒后爪牙常先太山稽如心之使臂小白鴻翼於夷吾劉葛魚水本無二慮父子之義不篤也則有東海勇婦之篇所謂淳于免詔獄漢主為緹縈津妾一棹歌脫父於嚴刑十子若不肯不如一女英慮兄弟之義不篤也則有上留田之篇所謂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傾頽西



技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慮朋友  
之義不篤也則有莖蒺謠之篇所謂貴賤結交心  
不移唯有嚴陵及光武輕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  
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慮夫婦之情不篤也則  
有雙鷺離之篇所謂雙鷺復雙鷺雙飛令人羨玉  
樓珠閣不獨棲金窻繡戶長相見徐究白之行事  
亦豈純於行義者哉宋王之叛白不能潔身而去  
於君臣之義為如何既合于劉又合於魯又娶於  
宋又携昭陽金陵之妓於夫婦之義為如何至於  
友人路亡白為權窵及其廢頌又收其骨則朋友

之義庶幾矣送蕭三十一之魯兼問稚子伯禽有  
高堂倚門望伯魚魯中正是庭處君行既識伯  
禽子應駕小車騎白羊之句則父子之義庶幾矣  
如弟疑錚濟况縮各贈詩以致其雍睦之情則兄  
弟之義庶幾矣惜乎二失既彰三美莫贖此所以  
不能為醇儒也

人之事親當以敬為主故孔子告子游曰至於犬馬  
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東晉作補亡詩於南陔  
白華二篇每以為言南陔曰養隆敬薄惟禽之似  
白華曰竭誠盡敬壹壹忘劬可謂得孔子之旨矣



今之人恃親之愛已而忘其敬者多故表而出之  
以為事親之戒

王稚川調宮京師母老留揚州久不歸侍嘗閱貴人  
歌舞有詩云畫堂玉璫縈雲響不及桃源欸乃歌  
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  
虞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谷至孝奉母安康君  
至為親滌廁淅泔中謂未嘗頃刻不供子職泊貶  
黔南不能與親俱則贈王即詩云留我左右手奉  
承白髮親至額上食謂之感則曰蓮實大如指分  
井念母慈亦可見其謂誠矣余聞無瑕者可以教

人則其告稚川之語未為過也老杜送李舟詩非  
不歸重而其中亦不能無譏焉所謂舟也衣綠衣  
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歛衽就行役南登吟白  
華已見楚山碧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豈非譏  
其無方之遊耶孔子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則山谷少陵之詩皆有孔子之意也

王勃嘗言為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時長安曹元有  
秘術勃從之游盡得其要又以鏡州多藥草求補  
參軍故示助弟詩云自余反初服無情想高蓋報  
國情豈忘從親心所大則勃於親亦可謂厚矣然



不能立身持己私匿官奴而殺之以致其父從坐  
遠適交趾豈得為孝乎孟子曰縱耳目之欲以為  
父母慘勃其近之矣

陳繹奉親至孝嘗作慶老堂以娛其母介甫贈之詩  
云種竹常疑出冬筍開池故合涌寒泉蓋不特誅  
堂前景物而孝感之事實寓焉出冬筍暗用孟宗  
事涌寒泉暗用姜詩事

張劔州以太夫人喪劔州歸荆公予之詩并示安弟  
云烏辭及哺顛毛黑鳥引思歸口舌丹又有張劔  
州至劔一日以親憂罷詩云白頭及哺秦烏側流  
血思歸蜀鳥前所賦皆一時之事而語意重複如

此何耶

荆公初去臨川詩云馬頭西去百霑襟一望親庭更  
苦心已覺省煩非仲叔安能養志似曾參赴調西  
時詩也非仲叔則自傷不能養口體不如曾參  
則自傷不能養志也人士一官所驅乃爾為志亦  
豈得已哉後又有詩云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  
正為此爾

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拜家慶盧象詩云上堂家  
慶畢顧與親恩邇孟浩然詩云明朝拜家慶須著  
老萊衣



謝師厚生女梅聖俞與之詩曰生男衆所喜生女衆  
所醜生男走四鄰生女各張口男大守詩書女大  
逐鷄狗又云何時某氏即堂上拜媪妻蓋戲師厚  
也陳琳杜甫詩及楊妃外傳其說異焉琳痛長城  
之後則曰生男戒勿舉生女哺用脯杜甫傷關西  
之戍則曰生女猶是嫁比隣生男埋沒隨百草楊  
妃專寵帝室金印盪綬寵遍於銛劍象服魚軒榮  
均於秦說當時遂有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男  
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為門楣之詠而樂天長  
恨歌亦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今

師厚之女毓質儒門不過求賢士以爲之配爾縱  
不至負薪如翟婦餉春如孟光亦豈能預知其必  
大富貴亢宗榮族如蒲津之婦人乎宜其聖俞以  
爲戲也

老杜北征詩云經年至鄰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  
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爺背  
面啼垢膩脚不襪方是時杜方脫身於萬死一生  
之地得見妻兒其情如是洎至秦中則有曬藥能  
無婦應門亦有兒之句至成都則有老妻憂坐痺  
幼女問頭風之句觀其情慘已非北征時比也及



觀進艇詩則曰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  
江江村詩則曰老妻畫紙為碁局稚子敲針作釣  
鈎其優游愉悅之情見於嬉戲之間則又異於在  
秦盃時矣

白樂天元微之皆老而無子屢見於詩章樂天五十  
八歲始得阿崔微之五十一歲始得道保同時得  
嗣相與酬唱喜甚樂天詩云膩剝新胎髮香縹小  
繡襦玉牙開手爪蘇穎點肌膚微之云且有承家  
望誰論得力時又云嘉名稱道保乞姓璠崔兒後  
崔兒三歲而亡白賦云懷抱又空天默默依前

重作鄧攸身傷哉微之五十三而亡按墓誌有子  
道護年三歲而卒以歲月攷之即道保也孟東野  
連產三子不數日皆失之韓退之嘗有詩假天命  
以寬其憂三人者皆人豪而不能忘情如此信知  
割愛為難也若使學道者遭此則又何必黑衣巾  
者闖然入其戶而後喻哉

陶淵明命子篇則曰夙興夜寐願爾之才爾之不才  
亦已焉哉其責子篇則曰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  
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告儼等疏則曰鮑叔  
管仲同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而况同父之



人哉則淵明之子未必賢也故杜子美論之曰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然子美於諸子亦未為忘情者子美遺興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又憶幼子詩云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憶渠愁只睡灸背俯晴軒得家書云然兒幸無恙驥子最憐渠元日示宗武云汝啼吾手戰觀此數詩於諸子鍾情尤甚於淵明矣山谷乃云杜子美困於三蜀蓋為不知者詬病以為拙於生事又往往譏宗武失學故寄之淵明爾俗人不知便為譏病所謂癡人面前不得說夢也

李義山作驕兒詩時衣師方三四歲爾其末乃云兒應勿學耶讀書求甲乙况今西與北羗戎正狂悖兒當速成大探雛入虎窟當為萬戶侯勿守一經裘夫矣連既結生民塗炭以日為歲之時而乃望三四歲兒立功於二十年後所謂侯何之清人壽幾何者耶

元微之誨姪書云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家不曾於喧譁縱觀至陝府詩乃有一生自恣之語至云那知我少年深解酒中事能唱犯聲歌偏精變等義合詞待殘拍叫噪擲投盤等



語則誨姪之言殆虛語也

錢起題杜牧林亭詩云不須耽小隱南阮在平津南阮謂杜綜也史載綜更歷將相而牧困墮不自振快快不平以至於卒審爾則牧之豈肯受其料理哉然宗族貴官河潤者非一枯苑并沉時命存焉何至快快如是可以知牧之量不宏也

文選載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李善注謂兄喜秀才入軍而張銑謂叔夜弟不知其名考五詩或曰携我好仇或曰思我良朋或曰佳人不在皆非兄弟之稱善銑所注恐未必然爾

楊六尚書白樂天妻元也初除東川節度代妻賀兄云覓得黔婁為妹婿可能空寄蜀茶來又寒食寄詩曰蠻旗似火行隨馬蜀妓如花坐遠身不使黔婁夫婦看誇張富貴向何人皆責望之言也

王福時之子勗勗皆有才名故杜易簡稱為三珠樹其後助勸又皆以文顯勗於兄弟之間極交愛自鄉還親詩云人生忽如客骨肉知何常願及百年內花萼常相將無使棠棣廢取譬人無良觀此語意豈兄弟中自不相能者耶及觀誡勗云欲不可縱爭不可常勿輕小忿將成大殃此二人



者似非處於禮義之域者常隸廢之語疑為此二人設也

陸機作詩贈賈謐幾三百言無非極其褒讚方謐用事生死榮辱人如反覆手其褒讚亦何足恠然其間亦有寄意譏誚人未能推其意者按臧榮緒晉書謐父韓壽母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謐襲封帝許之遂以謐為魯公則是賈謐非充子也故機詩云誕育洪胄纂戎於魯言誕育則以譏非已生也又曰惟漢有木曾不踰境謂橘踰淮則化為枳言如螻蚱之化蝶羸

無異也夫謐勢焰熏灼如此而機敢為度詞以抑侮之真文人之習氣哉

晉嵇康贈弟秀才四言詩云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則以所欽為弟陸機贈從兄車騎詩云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欽則以所欽為兄又贈馮文憲詩云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則以所欽為友

魏武於諸子中獨愛植丁儀丁廙楊脩之徒為植羽翼幾代太子丕而植狂性不自離勵又太子御之有術故易宗之計不行蓋非植遜丕也洎文帝即位植屢求試用不報益快快帝欲害之下太后曰



汝已殺任城不得復殺東阿故止從賤爵則植豈  
能無怨懟乎嘗觀植所作豫章行云他人雖同盟  
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則流言子臧遜干  
棄季札慕其賢意謂已素為武帝所愛忌之者衆  
故有管蔡流言之說然乃自以季札為比亦誣矣  
豈其掠美之言哉

月輪當空天下之所共視故謝莊有隔千里兮共明  
月之句蓋言人雖異處而月則同瞻也老杜當兵  
戈騷屑之際與其妻各居一方自人情觀之豈能  
免閨門之念而他詩未嘗一及之至於明月之夜

則遐想長思屢形詩什月夜詩云今夜鄜州月閨  
中只獨看繼之曰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一百  
五日夜對月云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繼之曰  
枕離放紅藥想像頻青蛾江月詩云江月光於水  
高樓思殺人繼之曰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嚬其  
數致意於閨門如此其亦謝莊之意乎顏延之對  
孝武乃有蒞始知隔千里兮共明之說是莊才情  
到處延之未能曉也

予曾祖通議兄弟四人取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義  
作四并堂於東園故通議詩云華圃控弦秋有射



寒窻留燭夜秋書良辰美景饒心事歡日相并崇  
起予先祖清孝公兄弟六人取三荆同株之義作  
倍荆亭于西園當時篇詠無存者清孝安遇集中  
有倍荆亭記其畧云西園榭輪無其觀之玩伯兄  
欲糾合叔季同耳目之適於是基盈尺之高宇一  
進之廣列楹為亭號曰倍荆至先人文康公罷官  
南陽適當兵擾復還舊棲奉伯父工部居焉別建  
二老堂於宅南秦望田里諸山皆在目植花竹於  
四隅命某日治饌往往樂飲竟日某嘗賦詩云去  
家纔隔水一股二老堂成三百弓鵠原暮下沙水

暖鴈行夜落霜天空竹根酌酒不妨醉花萼斷詩  
如許工坐久興闌却竹杖出門人指兩僂翁







